

夜幕垂降，天色漸沉，看看時辰也已經過了酉時，陸繹卻還未回來。

這也不是什麼稀奇事，二人皆效力於公門，時常有忙到天昏地暗、不知何夕的時候，留一盞燈等候對方已是二人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今夏等得無聊了，便攤著話本趴在臥榻上翻閱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前些日子書坊進了一批新書，其中就包含了這本《西遊記》。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她早已看過好幾回，偏偏這本新著老酒裝新甕之外，還改寫了不少內容，一看不得了，恰恰對上了今夏的胃口，廢寢忘食地讀了幾天，連陸繹喚她也沒聽見。

走火入魔可是要壞事的，在某一次今夏吃了熊心豹子膽，對著陸繹喊了句「呔！大妖怪！」後，這書便讓陸繹沒收了。

任憑今夏怎麼哭著喊著：「我錯了！哪裡有那麼俊的妖怪？」陸繹也不見心軟。

今日趁著陸繹晚歸，今夏惡膽邊生，愣是藉著追蹤術在書房尋回話本，擺了個舒服姿勢看了起來。

興許是白日當差著實辛苦了點，今夏沒看兩頁目光便渙散起來，沉沉的眼皮子落下後又艱難地吊起，眼前密密麻麻的黑字逐漸扭曲，全看不進眼裡，像那書裡大妖怪施了術法。

最終「咚」地一聲，今夏一頭栽進書頁中，沒敵過瞌睡蟲。

陸繹約莫在戌時三刻才回了府，聽下人說今夏還在書房，便料想到她肯定又偷偷翻著話本，卻沒想到小姑娘竟以一個極其困難的姿勢睡著了，也不怕明早起來扭了脖子。

雖仍是夏季，但夜裡天還是微微泛涼，陸繹緩緩抽出被她壓著的話本，輕手輕腳地將人抱起。今夏洗浴過後渾身香軟軟的，攏在懷裡像團剛曬好的棉花枕頭，他掂了掂，總覺得她似乎人又瘦了，真不知道六碗飯都吃去了哪裡。

一路被抱著塞進被窩，今夏睡得極沉，看她唯獨睡著時才有的乖巧，陸繹給她掖了掖被角，沒忍住在那飽滿的額頭上落了一吻。

可他絕不會知道，在如此平穩睡顏下的小姑娘，此時此刻意識已入了書中，正做著一場驚天動地的降妖伏魔夢。

今夏起先是覺得自己腰背痠疼得厲害，彷彿背上駝著什麼重物，幾乎要把背脊壓斷，她猛地睜開眼，眼前赫然一片荒蕪景色，放眼望去杳無人煙，她想轉身看看身後，卻發現脖子以下的身軀動彈不得，連根手指也動不了。

掙動之間有碎石沙礫滾落，再仔細留意，她竟是被嚴絲合縫地嵌進岩壁中。還猶未能反應過來眼下的處境，一道沉重堅定的步伐聲自遠方而來，在這荒山野嶺顯得格外突兀，今夏艱難地轉動頭部望去，只見一身著袈裟的僧人，手持錫杖昂首闊步而來。

然而在看清那人面容後，今夏瞬間如遭五雷轟頂；這人雖是一副僧人打扮，但那張臉卻極為違和和地肅殺冷戾，還有那俊秀的五官，化成灰都比別人家的郎君好看。

不就是她家陸繹嗎？

今夏張嘴便要喚他，誰知道一張口，嘴裡喊的竟是：「師父！師父！」

五指山下、僧人、師父，今夏這會什麼都明白了，不就是她這幾日極為著迷的那本《西遊記》裡頭的故事嗎？

入夢之人鮮少能明白自己身處夢中，今夏也未多想，見陸繹居然只斜眼覷了她一眼便要走，立刻瘋也似地大喊：「師父！這荒山野嶺的也遇不著其他人了，求求您發發善心帶我走吧！」

僧人終於停下步伐，卻絲毫沒有出家人該有的慈悲心腸，一臉嫌棄地回答：「我怎麼帶你走啊？」

「您替我把頭上那佛帖揭了，我便能出來了。」

「真是麻煩，你還是繼續自生自滅吧。」

「不要啊師父！您不是要去西天取經嗎？」今夏撕心裂肺地喊著，並向陸繹保證，只要他將她給弄出來，自己一定拜他為師，還要一路護送他到天竺，順道讚揚了一番三藏法師不僅相貌堂堂還德高望重，連自己這隻石頭猴子都知道他的美名。

也不知今夏哪句話說到點上，陸繹聽了便扯著嘴角笑了，抬起手碰上了佛帖說道：「早這樣不就好了嗎。」

語畢，一把將那如來佛拿來鎮壓頑猴的金帖撕下，剎那間地動山搖，今夏一展雙腿，那山壁便炸裂開來，碎成巨石轟隆滾落。

陸繹泰山崩於前也面不改色，看著今夏震碎了五指山後俐落地舒展筋骨，在眼前一蹦一跳的，隨手就掏出了一頂金色頭箍遞給了她。

「過來，戴上。」

那金燦燦的光芒讓今夏看得眼都直了，一點抗拒的心思都沒有的接過，還放進嘴裡咬了一口，「這……這得有五百兩黃金吧？」

「等到了天竺，這便歸你了。」

今夏笑得眼都沒了，喜滋滋地把金箍戴在頭上，突然發現陸繹還盯著自己，趕緊戰術性地咳了一聲：「咳……這黃金倒是次要的，徒兒既已是師父的徒弟，那定是要以師父的安全為重。」

從此，貪財又愛拍馬屁的悟空，與她又鐵血又無情的師父便一同踏上了前往西天取經的旅程。

他們先是遇到了滿口胡言的龍王三太子，龍身通體藍而青、首玄而黑，被今夏一通狠揍後，陸繹發現他頗有才智，便收入門下，幻化為龍馬成為陸繹的坐騎。

接著遇見了悔婚的豬妖謝宵，這豬妖和今夏是舊識，一看到她便好一通死纏爛打，硬要跟著他們，原先陸繹是一百個不願意收他入門下的，今夏也很是嫌棄他，但這妖臉皮也是夠厚，罵也不走，陸繹諒他還能做點粗活，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。今夏說他長得胖，仗著自己是大師兄，給他取名作「謝圓圓」。

最後在流沙河碰見了老實的沙僧岑福，那沙僧初見陸繹即發願追隨，對這個師父忠心耿耿，但凡交辦的事都能迅速完成，偶爾連陸繹突然拋來的行囊、錫杖都能牢牢接住，看得今夏嘖嘖稱奇。

一行五人一路降妖伏魔，只要遇上攔路的鬼怪妖邪，今夏肯定第一個衝在前頭，將陸繹保護得滴水不漏。也不知她在何處聽來的傳言，說是三藏法師的肉具有長生不老的功效，弄得許多妖都饞他身子，今夏很是擔憂，一天到晚像護崽般跟在陸繹身後。

咱們那手無縛雞之力的師父呀，真是匹夫無罪、懷璧其罪。

在陸繹看來，他這個大徒弟雖行事衝動，但極好拿捏，只要說句「扣你金子啊」，小猴子便會苦著臉乖乖聽話，還老是動著嘴皮子圍在他身邊拍馬屁，總是說得那頭龍馬都忍不住嘖鼻子。

陸繹越看自己這個徒弟越覺得可愛。

這日，今夏駕著跟豆腐一樣綿軟的筋斗雲在前方探路，她見不遠處有一片桃林，想著摘幾顆杏桃回去孝敬師父，不料趕回來時，卻只見謝宵和岑福扭打在一塊，嘴裡都喊著：「誰跟你自己人！」

藍色的龍馬連同陸繹皆不知去向。

今夏一人掄了一棍才將兩人分開，一問才知道，師父竟是被路過的女妖抓走了，岑福拼了命也沒能把陸繹救回，因此對袖手旁觀的謝宵很是不諒解。

「你們都被那姓陸的騙了！他能那麼容易被抓走嗎？」任憑謝宵如何辯駁，今夏和岑福一點也聽不進。

扛上金箍棒、踏上筋斗雲，今夏叫出了土地神丐叔，打聽到了陸繹的去向後，一路日夜兼程地朝那妖怪洞府而去。

她拔下鬢邊一根頭髮，放在掌心上一吹，瞬間變出了許多個活蹦亂跳的小猴仔，一個個笑臉迎人、嘴裡吱吱喳喳地靜不下來。

來到妖氣四溢的洞府前，見那扇爬滿藤蔓的石門虛掩著，今夏連同猴子猴孫踢開了門一吼：「師父！」

本以為會看到一眾妖魔準備磨刀霍霍向師父的畫面，沒想到映入眼簾的，居然是七零八落屍橫滿地的場景，在一片血肉模糊中獨一人持刀佇立著，那人甩甩刀刃，抖落了一地血花。

「師父？」被眼前畫面所震驚，今夏不確定地輕聲叫喚。發顫的聲線似乎驚動了那人，陸繹緩緩轉過身，眉眼盡是來不及褪去的凜然殺意，在看見今夏惶惶不安的表情後，才鬆了鬆眉頭。

「悟空，你……」陸繹沒想到這大徒弟居然來得如此迅速，正絞盡腦汁準備解釋眼前的場面，今夏卻一個箭步衝上前來，握住他沾滿血跡的雙手。

「師父，您傷著哪了？他們有沒有欺負你？」含著哭腔問道，今夏扯著他身上的袈裟，忙前忙後地確認他完好無缺，那些小猴子也接二連三地扒住陸繹不放，吵吵嚷嚷地喊著「想師父了」、「擔心死師父了」、「嚇死小爺了」。

「無事，他們怎麼可能欺負我。」陸繹彎起嘴角笑了，忙垂下眸子掩飾。

那抹笑直接撞入了今夏眼裡，剎那間，她感覺身邊的屍山血海都失去顏色，天地間僅剩下陸繹俊美帶笑的面容。

無怪乎這世間的魑魅魍魎都饞著師父身子。

今夏樂不可支地傻笑了起來，笑著笑著便醒了，眼前淺色的床幔將她拉回現實，一時間分不清今夕是何夕，躺在床上發愣了許久，轉頭看向在身側睡得正熟的陸繹。

哎呀，居然連夢裡都被他迷得七葷八素的，真沒出息。

等不及想與陸繹分享自己的夢境，今夏翻身趴到他身側，陸繹沉沉睡著的面容無辜又乖巧，與清醒時大相逕庭，一向比他晚起的今夏鮮少能窺見這模樣，看著便捨不得將他吵醒。

抬手描過那雙劍眉，點了點素日裡總皺起的眉頭，再順著高挺的鼻樑曲線往下滑，指腹不害臊地親吻上緊閉的唇瓣。

正還想繼續作弄，腰間驀地被一把環起，整個人跌進了陸繹懷抱中，滿是男人氣息的錦被兜頭蓋了一臉，今夏差點沒法呼吸，隔著被子發出悶悶的哼聲。

「睡精神了就知道搗亂。」陸繹剛醒，嗓音還帶著沙啞，把小姑娘抱牢了以防她再作妖。

「大人，你知道嗎。」

「我做夢啦，夢見咱們上西天取經，我把你保護的可好了。」覺得這姿勢還挺舒服的，今夏索性不掙扎了，和陸繹窩在一塊開始眉飛色舞地講述適才的夢境。

外頭天還泛著魚肚白，只有幾聲鳥鳴在枝頭間綻放，床帳內是今夏脆生生的嗓音，活似隻他養在身邊的小雀鳥。

陸繹閉眼梳理著她披散的長髮，時不時「嗯」了聲表示自己有在聽，在聽見今夏繪聲繪影地描述如何打敗妖魔鬼怪後，忍不住開口：「怪不得你昨晚踢了十來回被子。」

「沒辦法，夢裡的師父可搶手了，連路旁的小石子我都懷疑它是來抓走師父的小妖精。」今夏搖頭翻了翻白眼，一副受不了的表情。

嫌棄又愛透她入戲太深的浮誇反應，陸繹垂下視線看她，本就是極為自律的人，在床上賴床如此長時間對他來說已經實屬難得，卻也捨不得懷裡軟綿綿的小姑娘，只好輕聲問道：「起了？」

「唔……」今夏將四肢伸出陸繹懷抱伸了個懶腰，趁機抬腿攀到他身上夾住，像塊麥芽糖似地黏住，「再睡一會。」

她還打算撒個嬌，卻不想陸繹一使勁，整個人連帶她都被一起帶離了床，今夏徹底體會了一把錦衣衛最是無情，被窩那麼舒服的地方也能狠心離開，真是個狠人哪。

「都起了，便和我一起練武吧。」一句話將今夏想著偷溜回床上的僥倖心思擊碎，對自己早起鬧陸繹的事悔得腸子都青了。

在木樁子上走了第十遍步法後，雙腿儼然已不是自己的了，今夏虛脫在坐倒在地，渾然不顧屁股沾滿了灰。

到底是誰他娘的說她嫁進陸府是來享福的？

她分明就是進來拜師修行的！

Fin.